

《透明鳥》的啓示



透明鳥：羅智成詩集

羅智成著 / 聯合文學

10104/180 頁 / 19 公分

26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5229818/851

蔡淑玲 ◎ 淡江大學法文系教授

我們聽得如醉如痴 想用樂譜的形式把它捕捉下來 但是它的旋律無跡可尋 想用心情的起伏把它銘記下來 但是這奧妙的詠歎無從響應——〈透明鳥〉·羅智成

前言

這一本詩集裡有兩張插圖：一隻駐足籠外卻仍向籠內張望的鳥；一個禁閉鐘塔內雙臂奮力外推的人。鳥籠如鐘塔，精確的平衡支撐著完美的結構。如果那是文明可能建構的理想建築，那「理想」是否會因為生命本然的動態而終歸徒然？人或鳥，是否必然在自己建造的完美歸宿之內與歸宿的封閉疆域之外，之間，矛盾地反抗卻戀棧？如果生命只能由有限的空間與時間界定，寧可不要將這兩張插圖看成兩種對立靜止的狀態，而是生命由內而外、由外而內可能變動不居的流動能量，如透明鳥的啓示。從《光之書》、《夢中》系列、到《透明鳥》，我在羅智成的詩裡讀到的，一直是內外之間，意識對意識的審視。親密卻冷靜，以最關切卻又最疏離的態度與距離，理智精確地翻譯著從感官、官感傳達到大腦後，組織、推敲、設計、分析、描述而成的訊息、表現而成的詩句。羅

智成的詩，自成宇宙。其中行星與銀河的運行始終平衡地繞著最孤獨的中心軸運轉。如今兩張插圖串聯了離此中心最本質的意象，猶如兩張定格的動畫，其間數不清的頁面，瞬間羽化為透明鳥。

《聯合文學》4月號如此下標：「微宇宙教皇降臨」。羅智成以語言創造的世界與秘教，在不同的意義層次間影響著臺灣七〇年代以降的詩壇：「自七〇年代後期，楊澤迷人的薔薇學派與羅智成（高中便完成詩學構想）的鬼羽書院，一直都是文藝青年們的兩座宮殿——更別提臺灣五、六乃至七年級詩人，誰不想過一睹全貌。」「七〇年代的臺大詩社已是一則傳奇，其間誕生了薔薇學派矗立過鬼羽書院，迄今居然只剩下羅智成不改其志，依舊用詩的形式進行神祕的蠱惑與深僻的探索。」（注1）。如《聯合文學》呈現的，羅智成的許多讀者本身也是創作者。在閱讀與書寫之間隱隱然應合出當代華文世界表面上或許看不見卻如透明鳥的飛翔般穿



透時空的樂音。詩人其實並不孤獨。每一道音符都牽引著四周連帶震動的聲帶，影響所及，多少讀者如作者以文字共同交響出另一種文明。詩人卻又是孤獨的，因為創作從不真正是為了讀者，甚至不是為了那個杜撰的理想讀者。完全無畏於所謂時代精神、流行與標準的限制與期待，羅智成一開始就深耕自創的美學，在思想的高度上，經營一己擎化的詩域。詩人和其他形式的文字工作者最根本的不同就在於：他不關心語言要表達什麼，而是專注探索表達不出的精確是什麼？不在乎如何以語言界定關係，而是質問自己和語言的關係又如何？面對一個快速累積紀錄各種音檔、圖檔、文字檔的資訊世代，在一個以虛擬數字計算交友指數的世代，在一個隨時隨地以網路連結釘梢的世代，詩的微宇宙必須以其渺小卻巨大的能量激盪出生命強度。那強度，曾經如意識斷層、如腦殼地震、如文字的雪崩，而今雖連夢境都已老去，詩人頑強的思想能力仍如透明鳥不斷歌唱。表述的不是理想與現實的對立，而是藉著活與動、在點與點、線與線、面與面之間流動連結，捕捉最幽微也最敏感的時刻，凝塑生命的頑強。只是詩人更置身事外了。更置身詩外了。以童顏的語調反襯出無法更世故的心境，面對那兀自晃蕩的中空鳥籠，……。讀者期待的，或許是詩人下一步，如何應對那荒蕪？

我不喜歡無病呻吟的詩，也不喜歡正確說教的詩，更不喜歡賣弄技巧的詩，我好奇的是與自己創作處境對立的清明思考；尊敬的是以詩為形式質疑詩之所以的深刻自省。

當詩人把大部分的時間都拿去實際體驗一切與詩無涉的生活與工作，詩的存在理由必然產生於他自身被否定的源由：當「盛裝的靈長類爭相發言 爭食媚俗的剩菜殘羹 傾倒喉舌間的廚餘」；「當一個粗率難聽的聲音就可以否定它的存在」（頁38）。在這個世代，太純粹地談論詩顯然不合時宜。我們的語言已經無法辨識太精確細微的思想與感官。我們說了太多話，製造太多雜音。我們的耳朵長繭，已經習慣了粗礪嘈雜的污染。在這樣的生活困境下仍持續詩的創作，那麼詩的產生必然解釋了他自身必須存在的理由。透明鳥不斷歌唱的音聲，猶如隱身在細微毛孔裡的另一個時空。在彼，只有寂靜才能聽見。只有聽不見了才能聽見。如何描述那音聲？

絲綢被絲綢研磨與

瓷器碎末掉落瓷杯

之間的那音色

細如針線的水柱穿過針孔

滴斷一根琴弦之前

震動出來的

那音波

以及

雪國潔淨的風

被早春樹林一千萬個孔竅過濾後

才被出生野兔的觸鬚

所承接的

那音質

要如何藉由詩所打造的長廊變換次元傾聽如是之音聲？要如何藉由詩，如透明鳥般穿越時空的限制不斷鳴唱？「如果我們仍然

信仰詩的微宇宙 迷信語言文字和所指稱的萬事萬物有不容錯置的血緣關係 藉此我們可以用舌頭和唇形 把它們的本質、原形召喚出來」。詩人，如果真有天啓之使命，或許就是窮畢生之力，對應著無限的「聽不見」，創造出無盡的「看得見」與「讀得到」。

詩，如果不能讓讀者感悟甚或驚異到語言形式和表達內容之間的張力，很難稱之為詩。之所以為詩，乃是「以語言反語言」，創造出一種「空」間，讓讀者看到語言的侷限。世界值得思索的一切，都因詩的語言而「露白」。露白，讓平時聽不見的被看見，如社會化語言在編排、虛構、掌控、操作文明意義的貧乏與侷促。露白，指引了看不見也聽不見的源頭——使僵化的限制與制式得以重生活化。詩，指向一個「露白」的空間。

表白而露白。所有詩的開頭，都因為愛。因為愛而創世；因為愛而滅世。因為愛而分別；因為愛而無別。因為愛而表述；因

為愛而靜默。愛源生無限形式的可能。因為愛，追求更好的、最好的可能。生生不息的更好的可能，就是詩的狀態。在詩的狀態裡確實地思考並生活的人，是真正的詩人。因為思考與生活在詩的狀態裡，無畏於世俗的分類與評斷，勇於突破限制、創造形式。在《透明鳥》裡，我似乎讀到了一個詩人對自身是否值得被稱為詩人的反省；對自身存在美學的省思；對自身語言哲學的省思；對自身創作處境的省思。我說「似乎」，因為詩人根本不會在乎自己是不是詩人。詩人很早以前就這麼說過：「是不是詩不要緊」。透明鳥在詩與非詩之間猶疑的界限中，以其無形之形迄求詩的真諦。讀者，靜默。 

注 釋

1. 楊宗翰（2012年4月）。一群青年藝術家的畫像：臺大現代詩社與七〇年代的羅智成。聯合文學，330期，56-58。